

古希腊罗马巫术全面而迷人的介绍

古代世界的 巫术

*Idéologie et pratique de la magie dans
l'Antiquité gréco-romaine*

【瑞士】弗里茨·格拉夫（Fritz Graf）◎著 王伟◎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代世界的 巫术

【瑞士】弗里茨·格拉夫 (Fritz Graf) 著 王伟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世界的巫术 / (瑞士)弗里茨·格拉夫(Graf, F.)著;王伟译.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617-9704-4

I. ①古… II. ①茨… ②王… III. ①巫术—研究—世界—古代
IV. ①B9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0017 号



Idéologie et pratique de la magie dans l'Antiquité gréco-romaine

By Fritz Graf

Copyright© LES BELLES LETTRES, 199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3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1-235 号

古代世界的巫术

作者 (瑞士)弗里茨·格拉夫

译者 王伟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插 页 2

印 张 18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9704-4/B · 719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英文版致谢词

近十年来,人们对于本书所探讨主题的兴趣逐渐升温,在美国更是如此。这本介绍性的书得以问世,离不开大量前人所奠定的学术基础。本书的雏形是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宗教学部)的一系列讨论班课程的讲稿,后增订成为一部法语著作,在经过重大修改后,推出了德语版,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本书的英语版。在这一系列修订过程中,我得到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帮助。巴黎的 John Scheid 邀请我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并且在筹划法语版时鼎力相助,Evelyne Scheid-Tissinier、Magali Tongas 以及 Didier Mertens 诸位也为本书法语版付梓出了不少力。我那些讨论班的参与者们澄清了几个棘手的问题

2 古代世界的巫术

题,对我助益良多。Jan Bremmer、Christopher Faraone、Sarah Iles Johnston、David Jordan 和 Henk Versnel 就种种问题讨论争辩,各抒己见,贡献了他们的才智。我感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特别要感谢 Sarah Iles Johnston,她为本书的出版所作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学术并不像巫术那样是离群者的事业。

目 录

英文版致谢词 / 1

第一章 导论 / 1

资料来源 / 3

对古代巫术的研究 / 12

第二章 命名巫师 / 26

希腊的术语 / 26

罗马世界 / 44

第三章 外界视野中的巫师形象 / 72

共和国的前奏：被告克莱希穆斯 / 73

一出非洲的戏剧：在萨布拉塔对阿普列乌斯的审判 / 76

2 古代世界的巫术

第四章 怎样成为一名巫师：奥义传授仪式 / 101

一出埃及的序幕 / 101

巫术作为神的赐予 / 105

巫术与神秘祭礼 / 111

第五章 诅咒板和伏都玩偶 / 134

文学来源 / 136

范畴和用语 / 139

仪式 / 153

运用咒语 / 170

捆绑仪式牺牲者的观点 / 181

东方的史前史 / 190

第六章 巫术的文学表现 / 198

忒奥克里托斯和情爱咒语 / 199

巫术占卜：卢坎和仪式实践 / 213

占卜和死者 / 221

卢坎和巫术仪式 / 224

第七章 言语和行为 / 228

感应 / 228

巫师的祈祷 / 238

巫术和强制 / 246

巫术和颠倒 / 252

参考书目 / 258

索引 / 265

译后记 / 277

第一章 导论

[1]在古典时期(classical antiquity),巫术活动无处不在。柏拉图(Plato)和苏格拉底(Socrates)的同时代人把伏都玩偶(Voodoo)放在坟墓和门槛上(其中有些玩偶在现代的博物馆中尚可见到);西塞罗(Cicero)的一个同事自称因受咒语作用而丧失了记忆,西塞罗对此微笑;老普林尼(Elder Pliny)则宣称谁都惧怕受捆绑咒语(binding spells)之害。古典时期特奥斯城(Teos)的居民以咒语来诅咒任何进攻该城邦的人;十二铜表法明文规定禁止用巫术把某处田地的庄稼转移到另一处;帝国的法典包含详尽的对于一切巫术行为的惩罚条款——只有爱情咒语和天气巫术例外。很多杰出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曾被

指控施行巫术,从共和国的元老到公元六世纪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不绝如缕。要不是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他也难免遭此风险。古代巫术世代相传:源自古埃及纸草书的希腊咒语,在[2]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时代占星术的手抄本中又以拉丁文的形式改头换面重新出现;琉善(Lucian)讲述的巫师的学徒的故事,在欧洲文学和音乐中非常有名;倘若没有希腊和罗马的先驱,近代巫师的形象是难以设想的。在一定意义上,巫术属于古代及其遗产,如同神庙、六韵步诗和大理石雕像一样。

古代巫术的内涵丰富;以咒语和诅咒造成损害仅是其中一端,远非全部。巫术仪式不但可用以伤害敌人和对手,而且也为达到更高的灵性(spirituality)提供了途径。这些仪式能够开辟通往至高无上神灵的的道路,至少也可以和赫利俄斯神(Helios)零距离吃顿饭或者同塞特神(Seth)打个照面。巫师与神灵的世界有直接的联系,早在品达(Pindar)的时代,巫术就被视为神赐。那些具有超凡魅力的人也可能被视为巫师:提亚那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译按: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哲学家,约活动在公元一世纪,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著有其传记,详见第四章]、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演说家里巴尼乌斯(Libanius),以及摩西和耶稣,他们都被认为拥有超越凡人的力量。

但是巫术有点像黑洞,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似乎是不可见的。当代的社会人类学家们怀疑究竟有没有巫术存在。关于巫术与宗教的分野,长期以来就有激烈的争辩,尚未得出明确结论;无论如何,始于神学的讨论在学术界继续着。在很长一段时期,古代科学忽视了这种现象。尽管学术界对古代宗教的兴趣复苏了,但对古代巫术的兴趣仍然不成气候——刻写诅咒的写字板(curse tablet,以下简称诅咒板)、纸草书、伏都玩偶,这些东西的吸引力远远比不上雅典花瓶上描绘的神话场景或者萨福(Sappho)写在莎草纸上的断简残章。这种情形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合情合理;不管怎样,我们不应苛求学术界对古代社会的关注。本书对古代巫术作了大体的介绍,

其起讫年代从公元前六世纪末这个术语的发明直到古代的终结。

资料来源

[3]研究古代巫术,同研究古代文明中所有宗教问题一样,必须尽可能运用一切资料,从文学作品到纸草书和铭文,同时不能忽略(相对罕见的)图像材料。除了这些在整个古代宗教史上的常见档案之外,还有巫术纸莎草和象形文字诅咒板(主要铭刻在长条的薄铅板上)之类特殊文献,它们遍布整个古代世界,从古典时代的希腊到希腊-罗马化的埃及。在这些材料中,以纸莎草为载体保存下来的纸草书无疑是最令人惊叹的,由于这些纸草书对仪式场景描绘得非常具体,它们便构成了最重要的信息来源。那么,就让我们从它们说起吧。〔1〕

在普赖森丹茨(Preisendanz)的两卷本《希腊巫术纸莎草》〔2〕所收录的这些纸莎草形式的巫术文献中,有必要作出区分。首先,我们拥有小片的纸莎草——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包含了所谓应用巫术的文献:防病的护身符、感应巫术(sympathetic magic)[译按:法语版此处作“魔魔法”(envoûtement)]的用语(咒语),尤其是捆绑咒语或者用拉丁语说就是咒语(defixiones)〔3〕这些来自整个希腊-罗马化

〔1〕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莎草纸对于希腊-埃及文化内部和外部的整个古代巫术都是同样有效的证据——参见 Smith 的保留意见,Smith, 1978, 页 119。

〔2〕 Karl Preisendanz 编,《希腊巫术纸莎草》(*Papyri Graecae Magicae: Die griechischen Zauberpapyri*, 2 vols. Leipzig/Berlin, 1929 - 1931); 第二版由 Albert Henrichs 编, (Stuttgart, 1973 - 1974); 第三卷附有索引,已单独印刷,毁于莱比锡的轰炸。附有有益的评注和科普特文本的英译本由 Hans Dieter Betz 编,《希腊巫术纸莎草译文——包括古埃及文咒语》(*The Greek Magical Papyri in Translation Including the Demotic Spells*) (Chicago/London, 1986 第二版 1992); 附有索引的第二卷即将出版。

〔3〕 《希腊巫术纸莎草》(译按:以下简称 PGM)已经收集了相当一部分这类巫术文本。在晚近发现的文本中,以 Wortmann 所收集的最为有趣,Wortmann, 1968, 页 56 - 111; Robert W. Daniel 和 Franco Maltomini 编的《巫术补遗》第一、二卷(*Supplementum Magicum*, vols. 1 and 2) (Abhandlungen der Nordrhein-Westfälischen Akademie, Sonderreihe Papyrologica Coloniensis, vol. 16:1) (Opladen, 1990 and 1992), 是重编版的(已出版的)最初两卷,其注释更加简明,但十分重要。

的埃及的捆绑咒语书写在纸莎草上,只有这个事实使得它们与那些碑铭学家称为诅咒板(*tabulae defixionum*)的内容相似而数量上远远为多的材料区别开来。后者主要铭刻在小型的金属板上,绝大多数情况是铅板,几乎在古代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所发现。^[4]应当假设,在埃及以外的莎草纸上可能同样保存着类似的巫术文献;然而,除了罕见的例外,古老的莎草纸仅仅存在于尼罗河流域极其干燥的土壤中。

除了篇幅较短的文献以外,普赖森丹茨也收录了纸莎草中几种篇幅较长的文献。这些篇幅较长的文献备受^[4]关注,因为它们涉及真正的巫术论著、药方集,以及从治病、驱魔、占卜到如何平息主人和国王的愤怒乃至俘获女子芳心的各种指导,还包括使人可能得以与神灵亲密接触的仪式。这些文本的发现对于希腊-罗马宗教研究的重要性,与库姆兰文本之于犹太教研究的重要性或者拿哈马第文本之于灵知论(*gnosticism*)研究的重要性相比,毫不逊色。^[5]这些书的形成年代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初期。^[6]它们出自学识渊博的抄写员之手,这些人有时对于校勘的学问具有浓厚的兴趣。^[7]一位埃

[4] 尽管年代久远,这方面基本的版本仍然是 Wunsch 1897 以及 Audollent 1904;晚近的目录有 Jordan 1985a, 页 151-197;带评注的节译本, Gager 1992。

[5] 对于基本的集子 *PGM* 及其附有简短评注的英译本(译按:以下简称 *PGMTr*)(页 XLI, 库姆兰[*Qumran*]文本与拿哈马第[*Nag Hammadi*]文本的比较),见注释 3(译按:原书中为注释 2,本中译本为注释 3)。公元 1 世纪在柏林发现了最早的纸草书之一,不为 Preisendanz-Heinichs 所知;见 W. Brashear,《一份柏林的巫术纸草书》“Ein Berliner Zauberpapyrus,” *ZPE*, 33, 1979, 页 261-278,见 *PGMTr*, CXXII, 页 316-317。

[6] 奥利金(Origen),《反对塞尔苏斯》(*Against Celsus*) IV, 33, 证明这些书是公元 2 世纪的产物;《使徒行传》(*Acts of the Apostles*)第 19 章,首先是第 19 节。这些纸草书的年代是根据笔迹来确定的,见 Festugière, 1981, 页 281 n. 2,这里提供了年代表(以及 Preisendanz 的数字),参见 *PGMTr* 中的两份单子。

[7] 这些纸草书具有程式化的评论(“在另一个版本中,我发现了什么什么”),说明与不同版本的比较;参见 *PGM* II, 55; IV, 29, 500, 1277; V, 51; VII, 204; XII, 201; XIII, 731。一封亚述人的信已经显示了对巫术文本所做的文献学工作的重要性;参见 Jean Bottéo,《驱魔者及其日历手册》(*Le manuel de l'exorciste et son calendrier*),载《巴比伦的神话和仪式》(*Mythes et rites de Babylone*) (Geneva/Paris: (转下页))

及专家私人收藏有五六本这类书。他也精通科普特语,居住在上埃及,热爱巫术和秘密神学;他的藏书中有一些科普特语的巫术书,以及一本关于炼金术的书。^[8] 尽管像那样的书并不是什么秘密,它们却被鄙视,或使人敬畏。希腊和罗马作家有时提到它们,但常常带有一种不赞成和不相信的口吻——我们回想起以弗所在圣保罗(Saint Paul)的劝诫之下,焚烧了大量此类书籍。罗马法律禁止拥有巫术书和占卜书(据我们所知,巫术和占卜,是相互关联的)。^[9] 焚书并未阻止它们的传播。总是不乏好奇心强的收藏巫术书的人,比如缩绒工约翰(Ioannes Phoulon)案件,公元五世纪末他曾在贝鲁特(Beirut)学习法律,他的藏书中对“某些魔鬼形象”的描绘以及对他

(接上页注[7]) Droz, 1985), 页 65 - 112, 原载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IVe section,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Annuaire 1974/75*, 页 95 - 142, 尤其是 123 页。

[8] 这个图书馆在 19 世纪被 Anastasi 购得,关于它,可见 Karl Preisendanz,《出土纸莎草与纸草书研究》(*Papyrusfunde und Papyrusforschung*) (Leipzig/Berlin: Teubner, 1933), 页 91 - 94; Fowden, 1986, 页 168 - 172。关于灵知论对于巫术的兴趣,参见 Clement of Alexandria,《杂记》(*Miscellanies*) I, 15, 69, 6。

[9] 《使徒行传》19 章 19 节:这些书价值五万块银币。(译按:圣经中原文为“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由于巫术与占卜之间关系密切(见下一条注释),这使人想起奥古斯都焚烧占卜书的事,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罗马帝王传·奥古斯都》(*Lives of the Caesars: Augustus*) XXXI, 1 (Kieckhefer, 1989, 20, 论及此事时则径称为巫术纸卷)。Paulus,《判决集》(*Sententiae*) V, 23, 18 (FIRA 2, 页 401): “libri magicæ artis apud se neminem habere licet; et penes quoscumque reperti sint bonis ademptis, ambutis his publice, in insulam deportantur, humiliores capite puniuntur. Non tantum huius artis profession, sed etiam scientia prohibita est.” (“不允许任何人拥有巫术书籍;被发现私藏此类书籍者的财产将被充公,这些书将被公开焚毁,违反禁令者将被流放至岛屿;如果他们是下层人,将被处以死刑。不仅以巫术为业是被禁止的,而且关于巫术这门技艺的知识也是禁区。”)同上书, V, 21, 4 (FIRA 2, 406): “non tantum divinatione quis, sed ipsa scientia eiusque libris melius fecerit abstinere.” (“不但要远离占卜,而且最好还要远离涉及占卜技艺的书籍”)——《学说汇纂》(*Digestae*), Th. Mommsen/P. Krueger 编,载《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 I, 1954, Dublin/Zürich 重印;Weidmann, 1966, XLVIII, 8, 1, 13, “(Modestinus) ex SC eius legis poena damnari habetur, qui mala sacrificia fecerit habuerit” (“(莫德斯丁)根据民法判例处罚恶意祭祀的法规,这要受到处罚”(包括这些书籍))。

们这些外国人名字的罗列使我们想起那些著名的书籍。^[10] 然而,这些古代巫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秘传的,人们往往只有在经历了奥义传授仪式之后才可窥其堂奥,这些书无疑也只是在封闭的圈子中传播,师傅传授给[5]徒弟,父亲传授给儿子。^[11] 显然,在这种条件下,传承过程中缺乏核实,这些文献被改头换面了不少——有增加的,有删减的,全凭收藏者的一时兴致而定——因为这并非不可更改的圣书,这些书只不过是实践服务的,而实践的要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极少情况下,藏书的原主人不辞劳苦地把相同文献的不同版本放到一起。这使得我们有可能推断出传统是如何变更的,甚至,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重现它的几个阶段;^[12] 在别的同样罕见的情形中,我们能够观察到某个特定的规范是如何进入实际仪式的,并且它是怎样在这过程中改变的。^[13] 因此,这些纸莎草构成了关于帝国时代希腊-罗马的巫术思想和实践信息的一座金矿。

以上情况并不仅限于埃及。最近,Robert Ritner 主张,希腊的巫术纸莎草几乎完全从埃及宗教而来。尽管这种观点证实了 G. W. Bowersock 的(正确)论点,即在地中海东部,希腊化仅仅意味着用希腊语表达固有的观念和传统,而不是根据希腊模式去转换原有的传

[10] Zacharias,《塞维鲁的一生》[译按:塞维鲁,这里指的是 Severus of Antioch,约生活于公元 465-538 年,公元 512-518 年为安条克的主教,他是希腊的僧侣神学家,单一性灵论(主张耶稣基督的人性完全溶入其神性,故只有一个本性)的代表人物之一](*Life of S. Severus*, 61, 参见 Trombley, 1993, 卷 2, 页 36)。关于焚书,参见 Luciano Canfora,《书籍和自由》(*Libro e libertà*) (Bari, 1994)。

[11] 《摩西第八书》是献给他的女儿的,见 PGM VIII, 页 341-343;疏善,《谎言之友》(*The Lover of Lies*), 35ff. 向我们讲述了巫师-学徒的广为人知的历史,这样一个学徒出现在雅典凯拉米克斯遗址(Athenian Kerameikos)的一个文本后面,见 Jordan, 1985b, 页 211。其他作者把他们的文本文献给国王,比如说,献给普萨美提库斯(Psammetichus)[译按:古埃及国王],见 PGM IV, 页 165。关于中世纪传统(父亲传给儿子或者女儿),参见 Kieckhefer, 1989, 页 59。

[12] 关于《摩西第八书》,参见注 20;关于自然女神的占卜,参见第 6 章,注 44。

[13] 示例之一: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著名纸莎草中的 *philtrokatadesmos* (情爱咒语),PGM IV, 页 296-466。关于该咒语,我们有五个实际施行的文本,参见第 5 章,页 75。

统和观念,然而 Ritner 却高估了他的论据。^[14] 这些文献中充斥了埃及的元素,这一点不假。我们只消粗粗一读,便明白埃及的神灵以及他们的神话故事的重要性,更透彻的分析则揭示了意识形态和仪式方面的细节,而它们只有在埃及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俗语咒语 (demotic spells) 与希腊语咒语的差别仅在于使用的语言不同[译按:这里的俗语是指经过简化的古埃及象形文字]^[15] 然而,有理由认为在埃及之外,广泛分布着同样的巫术仪式。有一系列影射塞特神的诅咒,他是伊西斯 (Isis) 的首要敌人。这些诅咒有来自罗马的,也有来自塞浦路斯或雅典的。^[16] 这里,埃及宗教^[6] 是范围更广的希腊-罗马异教之一种。但是纸莎草中另外的,非埃及的元素同样分

[14] Ritner 1993, 例如, 99f., 他就“大多数 PGM 仪式固有的埃及传统基础”展开论述; 另外参见他关于古埃及咒语所著的论文,《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巫术实践: 古埃及文咒语及其宗教背景》(Egyptian magical practice under the Roman Empire. The demotic spells and their religious context), 见 *Ausflu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2; 18: 5 (Berlin/New York, 1995), 页 3333 – 3379。追随 Ritner, Heinz J. Thissen, 《希腊巫术纸莎草的埃及学论文》(Ägyptologische Beiträge zu den griechischen magischen Papyri), 载 U. Verhoeven and E. Graefe 编,《古埃及的宗教与哲学——Philippe Derchain 的纪念文集》(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m alten Ägypten: Festgabe für Philippe Derchain) (Orientalia Lovanensia Analecta 39) (Louvain: Peeters, 1991), 页 293 – 302, 列出了一系列关于 PGM(页 295f.) 中所述的巫师名字和一些声音巫术 (voces magicae) (页 297 – 302) 的埃及词源; Elisabeth Sähelin 证明了一个细节的埃及起源,“捆绑与分娩 (Bindung und Entbindung)”,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96 (1970), 页 125 – 139; 参见 Merkelbach 1993。Smith, 1987, 页 119 已经做出警告,即假定纸莎草只和希腊-罗马巫术相关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关于 Bowersock 的观点,见 Glen W. Bowersock,《古代晚期的希腊主义》(Hellenism in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 1990)。

[15] 因此,把它们包括在 PGMTr 里面是一种明智的、合理的决定。

[16] 关于罗马,见 Richard Wünsch,《罗马发现的赛特神诅咒板》,(*Sethianische Verfluchungstafeln aus Rom*) (Leipzig, 1898); 没有适当的理由把它们归属于塞特神的灵知论教派 (the Gnostic sect of Sethians), 如 Wünsch 和 Audollent, 1904, nrs. 140 – 187 所认为的那样; 参见 Karl Preisendanz, Akephalos: 《无头的神》, (*Der kopflose Gott*) (Beihefte zum Alten Orient 8) (Leipzig, 1926), 页 85 – 107。关于雅典,见 Jordan, 1985b, 页 245f.。一个不明起源的文本,见 Paul Moraux,《伊斯坦布尔博物馆的一则捆绑咒语》(*Une defixion judiciaire du Musée d'Istanbul*)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Class des letters, memoires 54), Bruxelles, 1960; Gager, 1992, no. 54; 相关的更多信息,见 Moraux, 同上书,页 15 – 19。

布广泛。纸莎草中有句咒语提到“达尔达诺斯之剑”(Sword of Dardanus),这个表述在德国莱茵河流域和在贝鲁特都被发现。^[17] 我们不应寻求单一的资料来源,而是应该注意到,构成这些文本元素的不同起源——希腊的、犹太的、亚述的、巴比伦的,甚至苏美尔的——这些证据使我们激动振奋的程度,正和至今仍被称作“晚期异教的信仰融合”令我们感到复杂一样。^[18] 总之,把这些书仅仅当作埃及宗教的材料来看待未免眼界太窄、过分谨小慎微了——这种目光短浅与我们前人通常犯下的泛希腊化的错误如出一辙。^[19]

这种传统的复杂性在《摩西第八书》(*Eighth Book of Moses*)中得到典型体现,此书系根据一份源自公元四世纪中叶的阿纳斯塔西(Anastasi)纸莎草——如今保存在莱顿(Leyden)(J 395)——还原而成的。^[20] 我们知道摩西的第一至第五书;然而,我们对于摩西的第

[17] Nock 1972: 页 190。

[18] 关于犹太音乐,见 Ludwig Blau,《古代犹太人的巫术活动》(*Das altjüdische Zauberen*) (Budapest, 1898, repr. Graz, 1974); Peter Schäfer,《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犹太巫术文学》(*Jewish magic literature in late antique and early middle ages*),见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第 41 期(1990 年),页 75-91。一些重要的犹太巫术文本可供研究:Charles D. Isbell,《阿拉姆语符咒碗汇集》(*Corpus of the Aramaic Incantation Bowls*) (Chico, Calif., 1975); Joseph Naveh and Shaul Shaked,《护身符和巫术碗:古代晚期的阿拉姆语符咒》(*Amulets and Magic Bowls: Aramaic Incantations of Late Antiquity*) (Leyden, 1985); 尤其参见 Peter Schäfer 和 Saul Shaked 编,《在开罗的犹太教堂贮藏室发现的巫术文本·第一卷》(*Magische Texte aus der Kairoer Geniza 1*) (Tübingen, 1994)。

[19] 目前的趋势是,人们希望把这些纸莎草和古代世界的其他纸莎草区分开(参见注释 14);这种趋势无疑是对以下学者的回应:这些学者,如 Martin P. Nilsson,《希腊巫术纸莎草中的宗教》(*Die Religion in den griechischen Zauberpapyri*) (Lund, 1949)把这些纸莎草作为希腊宗教的主要档案;另外一些学者则更为谨慎,如 Arthur Darby Nock,《希腊的巫术纸莎草》(*Greek Magical Papyri*),见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5, 1929, 页 219-235 (参见 Nock 1972: 页 176-194);另外参见 Karl Preisendanz,《论罗马时期埃及人的信仰融合》(*Zur synkretistischen Magie im römischen Aegypten*),载 Hans Gerstinger 编, *Akten des VIII: Internationalen Kongress für Papyrologie* (Mitteilungen der Papyrus-Sammlung der ö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ibliothek; 5) (Vienna, 1956), 页 111-125。

[20] Morton Smith 在《摩西第八书及其形成方式 (P. Leid. J 395)》(*The Eighth Book of Moses and How it Grew* (P. Leid. J 395))一文中对其文本历史进行了 (转下页)

六和第七书毫无所知,我们推想它们从未存在过。我们所处的世界中,数字的象征意义十分重要——在《摩西第八书》之后,只有《第十书》被发现了,《第九书》又不见踪影。《摩西第十书》的含义十分明显:对于毕达哥拉斯学说的信徒来说,十是完美的数字,因为它是“tetraktus”元素的总合。^[21] [译按:tetraktus 系希腊语词汇,在毕达哥拉斯哲学中,指头四个数字的和: $1 + 2 + 3 + 4 = 10$]对于数字八来说也是这样:尽管并没有早期毕达哥拉斯学说的解释;这个数字在希腊化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中变得重要,尤其是在帝国时代的犹太和基督教的数字象征中。当然,这种象征性与摩西的形象非常吻合。^[22]

摩西是一名巫师,^[23]这个广为流传的观点来自《使徒行传》:“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卓有才干”,^[24]这相当于说他施行巫术。《行传》所由来的希腊化犹太人圈子^[7]于是把摩西看成是巫师,并且给出一种相当平常的解释:在埃及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摩西注定会谙熟巫师的技艺。

(接上页注[20])分析,见 *Atti del XVI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papirologia*, (Naples, 19–26 May 1983), Naples, 1984, 页 683–693。

[21] 对照 Philolaus, 《前苏格拉底残篇》(*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44 A 11; Walter Burkert, 《古代毕达哥拉斯主义中的知识和科学》(*Lore and Science in Ancient Pythagoreanism*) (Cambridge, Mass., 1972), 页 467f.。

[22] 西塞罗,《斯基皮奥之梦》(*Somnium Scipionis*) (《论共和国》[*De republic*] 6) 12: “Septenos octiens solis anfractus reditusque ... duoque hi numeri, quorum uterque plenus alter altera de causa habetur” (太阳第八个七次循环转动,这两个数——它们按各自不同的原因均被视为完满的); 参见 Macrobius, *Commentarii in Somnium Scipionis* 1,5; 2,2. Franz Joseph Dölger, *Antike und Christentum* 4 (1934), 页 153–182; W. Burkert, 前揭,页 474f.。Johann Jakob Bachofen 在他的《旧书信集》(*Antiquarische Briefe*) (vol. 2, 1886, nos. 31–41) 中收录了几篇探讨数字八(Octoas)的信札。

[23] 参见 John G. Gager, 《希腊—罗马异教信仰中的摩西》(*Moses in Graeco-Roman Paganism*) (Nashville, 1972); id., 《巫师摩西:古代反文化的英雄?》(*Moses the magician: Hero of an ancient counter-culture?*), 见 *Helios* (1994), 页 179–187。一个出自西西里阿克瑞厄(Acrae in Sicily)的护身符向我们透露了摩西是怎样在登上圣山[译按:即西奈山]之后成为一名巫师的, Kotansky, 1994, no. 32 (连同之前的书目)。关于登上圣山获得奥义,参见第4章, n. 25ff.。

[24] 《使徒行传》, 7章22节。

但是这种观念甚至比人们通常相信的传播得更广。在老普林尼关于巫术历史的章节中,摩西被视为建立了自己的巫术流派。^[25] Joseph Bidez 和 Franz Cumont 提出,普林尼列出的术士(magi)(摩西是其中之一)名单可以追溯到逍遥派(Peripatetic)哲学家赫尔米普斯(Hermippus),他是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的学生。因此,在异教世界中,巫师摩西便会在希腊化时代为人所知;无论如何,他在基督时代开端时就是这样被认定的。^[26] 最后,巫师摩西的概念来自《出埃及记》,其中详细记叙了那场著名的巫术较量。这次较量以摩西和亚伦(Aron)为一方,法老的术士为另一方。^[27] 一份真实性可疑的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文献记叙到,法老的巫师也是两个人,称作 Iannes 和 Iambres;在普林尼的名单中,Iannes 是作为犹太巫术的奠基者之一出现的。^[28]

这样,摩西不仅仅在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圈子里被描绘成巫师,在希腊-罗马的世界里也同样如此。^[29] 因此,人们发现在纸莎草中提到的关于摩西的种种说法便不足为奇了,这些表述来自摩西第八书之外别的与摩西有关的文献;人们甚至发现一则巫术用语,运用它的巫师自称是摩西本人并且窃取犹太教创始人名分。^[30] 《摩西第八书》所包含的不过是一个长期发展起来的仪式,然而该仪式却广为传播。然而,这部书流传下来三个

[25] 老普林尼,《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XXX, 11 (“这是和摩西、Iannes、Iotapes 以及犹太人相关联的另外一个巫术派别[magices factio]”)。

[26] Bidez 和 Cumont, 1938, 卷 1, 页 170 (但是赫尔米普斯[Hermippus]的残篇中并未提到摩西);有一个明确的证实,见 Lysimachus, FGrHist 621 F 1;参见 W. Fauth, 在 H. Heubner 所做的评论中,以及 W. Fauth 关于塔西佗《历史》卷五的相关论述, (Heidelberg, 1982), 页 34ff。

[27] 《出埃及记》7, 8; 15; 埃及最初的几场瘟疫是法老的巫师们与耶和華(Iahve)的巫师们之间斗争的组成部分。

[28] 关于对这两个名字的解释,参见 Bidez 和 Cumont, 1938, 卷 2, 页 14, 注 23。

[29] 关于雅各布和巫术,参见 PGM XXIIb 以及 G. Manganaro, *Rendiconti della classe di scienze morali, storiche e filologiche dell'Accademia dei Lincei* (series 8), 18, 1963, 页 71ff. 关于护身符的相关论述。

[30] PGM V, 109.